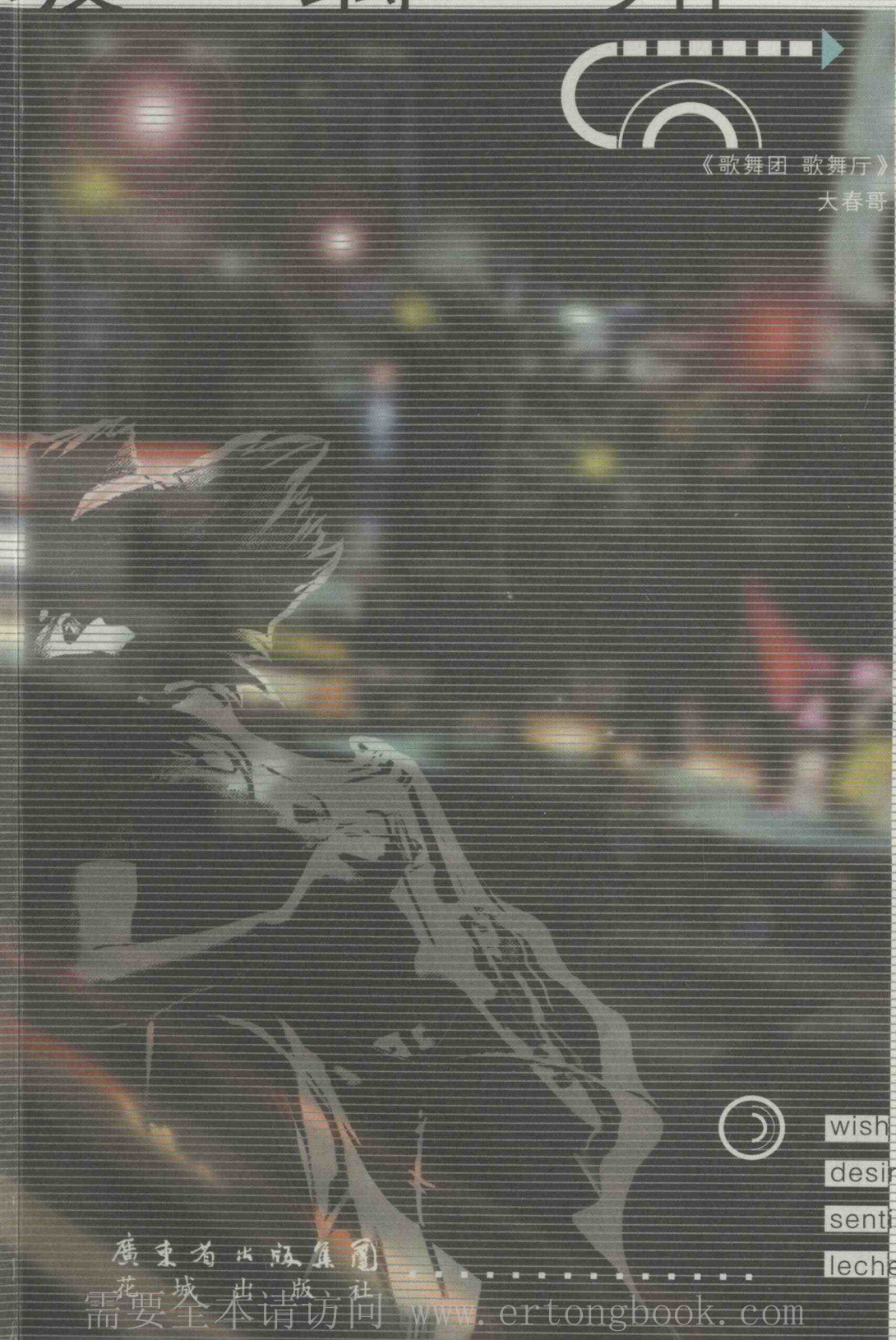
玻璃舞台



《歌舞团 歌舞厅》原名

大春哥 作者

正在娱乐圈·白领层·以及大学校园流行的声色读本

wish
desire
sentiment
lechery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玻璃舞台

原名:《歌舞团　歌舞厅》

大春哥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舞台/大春哥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360-4919-2
Ⅰ. 玻… Ⅱ. 大…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9394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设计：戴奥·林恣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　1 插页
字　　数　40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作者郑重声明

1、未经作者书面授权，谢绝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发表或上传或改编本小说。

2、未经作者书面授权，谢绝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使用书中的歌词作品。

3、本书故事，纯属扯淡！对号入座，等于添乱！

【故事提要】

20年前，貌美如花的江西采茶剧演员芷兰被某富商高薪聘请到南江唱歌。富商被芷兰的美貌倾倒，欲出一百万包养一年。芷兰不为重金所动，全心爱着学兄冯源。为断芷兰后路，富商遂以一百万试探冯源。冯源果然见财忘情，拿到现金后即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芷兰苦寻无果。不久，她与冯源的女儿降临人世，自己却因产后大出血抱憾而死。

20年后，南江歌舞团招兵买马，芷兰的女儿念念寻父心切，毅然放弃“超级女星”十佳资格只身南下。念念人靓歌甜、美艳绝伦，一到歌舞团便惨遭破鞋歌手和一无聊娱记的轮番侮辱以及文体局王局长、歌舞厅刘老板的纠缠，而父亲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

一同来到歌舞团的音乐才子陈锐才华横溢，创作、制作、策划、经营样样精通，深得老团长郑岷和服装大亨赵老板器重，却被乐队队长李翼龙视为眼中钉。李翼龙一被歌舞厅老板扶上团座，立马便将陈锐扫地出门。

离开歌舞团后，赵老板资助陈锐举办了一场兼顾服装推广的大型音乐活动。局长太太见陈锐获益甚巨，便中途讹诈，遭到拒绝又栽赃陷害，致使陈锐在一场事故后，被警方拘禁。

一直爱着陈锐的歌舞厅老板之女苦求父亲营救。念念为救陈锐，被迫踏进歌舞厅老板的房间。刘老板欲迷奸念念时才知道，念念的妈妈竟是20年前自己最爱的那个歌手芷兰。

陈锐获释后重整旗鼓，歌舞团半数演员转投陈锐新组建的艺术团。不久，一场火灾让刘老板锒铛入狱；李、刘交易的铁证也被副团长意外获得，李随后也被收监。念念则在陈锐和赵老板的帮助下，成了光彩夺目的歌星。

陈锐举办的超级新星演唱会大获成功。演唱会结束后，陈锐的一位狱友忽然发现冯源，念念做梦也没想到，让她朝思暮想、梦绕魂牵的父亲竟是……

这是受多个真人真事启发而重新虚构的戏剧性音乐性俱强的故事。作者故意让主配角们穿梭在歌舞团和歌舞厅两个名利场中，让邪恶与善良在一起较量，让梦想与现实在一起厮杀，让真情和滥情、希望和欲望、人性和兽性互相对视，让台前幕后卸完妆的大小人物本色出场，一丝不挂、正面全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第一章

这狗日的地方没有诗也没有爱情
春天早来了，依然看不见柳绿桃红
远方有一支火把，又向我热切召唤
给我一壶烈酒吧，我想独自去远行

1

第二章

李萍满脸都是血，眼睛肿得像个鸡蛋。她艰难地站起来，低着头直往前冲。孙乐被死死地抱在后面，仍对一瘸一拐的李萍痛骂："臭婊子！有种你别跑！你他妈的别跑！臭婊子，李萍你这个臭婊子……"

凯昕很快就看到了身穿睡衣的刘项武。刘项武和一个保安硬把孙乐往房间里抬。孙乐的双脚在空中乱踢，嘴里还在大叫："放开我……放开我……"

7

第三章

陈锐一下来了兴致，不等郑岷介绍完，自己先说开了："做这个题材肯定有钱赚。以前只是你们南方的打工仔打工妹多，现在沿海经济都发达了，到处都是打工大军。我去年专门做过调查，从长三角到闽三角，再从闽三角到珠三角，仅沿海这一带的打工者就有2亿多。他们为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实在是太枯燥了。"

"所以，我们想为他们专做一台晚会啊。"郑岷忙说。

16

第四章

"艳火"歌舞厅人山人海。强烈的节奏快把人的心脏震出来了。昏暗而暧昧的灯光下，挤满了各种各样及时行乐的人。吧台前，很多人站着或坐着喝酒，半人半妖的小姐们和一些半熟不熟的客人们公开打情骂俏。舞池里更是水泄不通，会跳的和不会跳的都挤在那里瞎跳，数不清的男男女女在强劲的节奏里拼命地摇头、甩头。

24

第五章

不一会，念念穿着睡衣，打着哈欠，迷迷糊糊出来了。念念懒洋洋地抬起头，顷刻就瞪大了眼睛：陈锐正光着膀子，穿一条大裤衩，手拿歌

36

谱，在客厅里披头散发、摇头摆尾、张牙舞爪地低唱着，活像一个疯子……

第六章

两人很快到了酒店。刘项武迅速拧开锁，一把拉进嘉琪，然后“噔”的一声踹上房门，抱起花枝乱颤的嘉琪直奔卧室…… 47

嘉琪风骚入骨的叫床声……陈锐狂野的歌声……张雨声激越的鼓声……凯昕、念念、郑岷疯狂的掌声……套房里、电视里全都疯了……

第七章

李翼龙感觉后背直冒冷汗。他和李萍共事20年，今天才发现这个“龙奶奶”如此阴毒。 52

“哗——”一声玻璃的脆响。不知何时，陈锐已经站在了大厅里。他显然被激怒了，“噔”的一脚踢烂了茶几，指着吴滟冰的鼻子大骂：“吴滟冰！我操你姥姥！老子劈了你——”

陈锐骂完，一步跨进房里操起一把长刀，举向吴滟冰。

第八章

芷兰来到南江后，冯源很快租了一间房子，两人提前过起了恩爱缠绵的幸福生活。刚开始，两人都觉得新鲜、刺激、甜蜜，因而难舍难分，如胶似漆。但两个月后，就有些磕磕碰碰了。一方面，芷兰在歌舞厅唱歌本来已够他担心的了，偏偏老板还经常车接车送，请吃请喝，又送衣服，又送首饰，又送鲜花，弄得冯源醋意大发，天天疑神疑鬼，惟恐芷兰红杏出墙。 68

第九章

突然，念念看到了一盒妈妈演唱的盒带！ 74

那是芷兰演唱的一盒《江西民间小调》。盒带明显旧了，但芷兰的笑容依然清晰。念念一把拿起来，正面背面都看了一下，忙问凯昕：“凯昕，你爸也爱听《江西民间小调》啊？这些都是你爸的吗？”

第十章

最让郑岷高兴的是，赵老板又给了70万元。郑岷与赵老板签了一份补充约定：赵老板为晚会再赞助330万元，三个女孩为他的白领女孩时装代言一年。这70万元，是赵老板支付的第一笔。有了这330万，晚会的制作资金就绰绰有余了。现在，郑岷对6月18日如期公演“打工者之歌”晚会已没有任何担心了。 85

第十一章

嘉琪眼尖，立即叫起来了："这不是念念的照片吗？哎，念念，你快回来！你又上报纸了！" 92

念念本已走远，听嘉琪一叫马上又回来了。钱璟赶紧收起报纸，不给念念看。念念不依，硬从钱璟手里夺过报纸。念念只看几行，就晕在了地上……

第十二章

女经理的一番话，让陈锐又有了出版唱片的强烈愿望。他马上想到了赵老板，赵老板曾经那么喜欢"打工者之歌"晚会，没准对这个专辑也会喜欢呢。陈锐想，还是先在歌舞团混一段时间吧，等郑岷一回国，他就让郑岷带他去见赵老板，他有信心说服赵老板赞助或投资这个专辑。等专辑出版了，再考虑去留问题吧。管他娘的，混一段时间再说，大家不都在瞎混吗，为什么老子就混不得。 99

第十三章

抱着嘉琪，刘项武忍不住又想念念了。这段时间，念念的那个俏模样，天天在他的脑海里晃动。每一次压着嘉琪，脑海中总是念念的面容。刘项武几乎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才能把那个清纯如玉的大学生歌手弄到身边来。现在，刘项武见李萍死活不松口，就退了一步，他强忍着火气，说："要不这样吧李团，我退一步，我也不要你们团的正式演员了，你就让那个实习生念念一个人过来，这总可以了吧？" 107

第十四章

李翼龙看完这支上上签，高兴得不得了。再看那个大师，也不像假冒伪劣了，当即就要请大师吃饭。大师笑了笑，也不客气，说吃饭就免了吧，施主若是诚心，就请贫道去艳火歌舞厅玩玩吧，那才是男人玩的地方啊，无量天尊…… 119

第十五章

刘项武财大气粗，马上打断了李翼龙："不要太节约，我给你40万吧，一定要拍好。另外，你要把那些编辑记者都给我打点好，把他们经常请到我这里玩，让他们好好写，一定把念念给我捧红了，只要念念乖，我要把她捧得像当年的李玲玉、杨钰莹一样红。"…… 129

第十六章

凯昕冷冷一笑："哼，我现在才明白，这些天，原来是我在自作多情。你走吧，我想单独坐一会。" 138

陈锐怕凯昕太伤心，想留下来多陪她一会。凯昕一看陈锐半天不走，马上喊："你走啊！走！我不想再看到你！你走！"凯昕满面泪痕，两汪泪湖，波涛汹涌，热浪翻滚……

第十七章

向后转，这颗心永远拒绝欺骗，
向后转；把幻想丢到许多年以前，
向后转，向后转，向后转，
路很宽，云很淡，天很蓝……

148

第十八章

台上，五彩缤纷的灯光在旋转，鲜艳夺目的服饰在绽放，野性而优美的歌声在流淌。台下，五湖四海的游客不停地欢呼、鼓掌。忽然，陈锐听到右前方一个女孩的笑声很熟悉，他伸头一看，原来是打字店的那个女孩，旁边坐着的居然是“人上人”，“人上人”一只毛茸茸的手臂，已把女孩紧紧地揽进怀里……

156

第十九章

果然不出郑岷所料，赵老板对陈锐策划的“人在他乡”演唱大赛及相关活动设想十分赞赏。特别是一听还要组建一个“白领女孩”演唱组，为“白领女孩”系列服装代言，并在赛后组建一个“梦想快车”艺术团巡回演出，赵老板更是赞不绝口。

163

第二十章

刘项武一笑：“我操，你还给我装受害者。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一天到晚像个播种机，下面那些剧团的漂亮演员，你说哪个没被你×过。上次听说一个男导演得了艾滋，第二天3000个女演员去艾滋病检查中心验血，结果真验出一个是阳性，消息一见报，全城哗然，第三天又有3000个男导演去检查。不用说，那3000个里面，肯定有一个是你。”

172

第二十一章

陈锐醒来的时候，已是早上八点多了。睁开眼，陈锐发现自己睡在念念的床上，又以为是做梦，就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可能是下手太重，声音特脆，一巴掌把自己和念念都抽得坐起来了。念念马上给陈锐递了杯温开水，嗔怪着说：“哎哟，你可醒了陈老总，快把我吓死了，你昨晚和谁喝的，喝得比死猪还死猪。”

177

第二十二章

陈锐火了。大赛火了。他的星光大道公司也火了。

但这一切并没有让陈锐和褚荷高兴起来。谁也没想到，就在“人在他乡”记者会火热召开的时候，就在这场大赛即将大火特火的时候，赵老板的两栋生产大楼却燃起了冲天大火。27名打工仔打工妹葬身火

185

海，19名工人生命垂危，还有50多位伤势严重。赵老板刚到工厂，就被当地警方完全限制了行动。

第二十三章

近乎赌博式的广告宣传，给陈锐带来了出乎意料的经济回报。广告结束后，移动和联通累计收到短信850多万条！仅短信分成一项，陈锐便轻松获益400多万！除此之外，一家私立医院还赞助大赛30万元，一家湖南菜馆赞助20万，还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居然为星光大道公司赞助了一套40平方的单身公寓……

191

第二十四章

刘项武是“蕾丝姐妹”成名后的最大受益者。他不光继续与嘉琪夜夜笙歌、颠鸾倒凤，而且还从孙乐那里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利润分成。更让他得意的是，“蕾丝姐妹”成了艳火歌舞厅的招牌明星。很多顾客为了一睹两个性感尤物的芳容，不惜一掷千金，把“蕾丝姐妹”请到歌舞厅包房里零距离接触。这个夏季，吴滟冰和嘉琪成了刘项武最有卖点和看点的摇钱树……

202

第二十五章

几秒钟后，不幸发生了。人们突然听到，商场“轰隆”一声巨响，接着就是一片大叫，商场二楼的一群观众被挤了下来！掉下的人直接摔在了一楼观众席上，现场顷刻乱作一团。哭声、喊声、叫声、呼救声，旋即淹没了整个商场。比赛戛然而止。

当晚，警方便以涉嫌诈骗为由，把陈锐送进了南江第一拘留所。

209

第二十六章

“是吗？”刘项武喝完杯中的酒，一敲桌子，兴奋地说，“老子的好时机终于来了。”

刘项武马上掏出手机，拨了一下号，然后高兴地说：“喂，是念念吗？我是刘总啊……对。你不是想捞陈锐吗……我有办法捞他……真的。我是想帮帮你啊。你过来吧，我和你好好谈谈。”……

219

第二十七章

念念不停地擦泪。过了好大会儿，才问刘项武：“我只问你一句，你真不知道我爸的下落吗？”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念念，是我害了你妈，我对不起你，你要是难过，就骂我一顿吧。”

念念“噌”地站了起来，满面愤恨地用弹簧刀指着刘项武说：“你这个衣冠禽兽，我杀了你都不解恨！”

227

第二十八章

234

孙乐读完信，脸已变得煞白。她忙把花篮扒开，果然，下面放着30捆百元大钞和一把短刀。

孙乐拿起那把刀，正反面都看了一下，刀尖上寒光闪烁，孙乐即刻感到一股凉意。

王大庆早已喝不下去了。他很快读完了那封信。这封来历不明的信像是谜面，王大庆和孙乐猜不到谜底。谁会如此大胆，竟敢将30万现金和一把刀送到他的家呢？

第二十九章

245

让李翼龙倍感自豪的是，刘项武计划投资的演艺大厦和演艺苑，大受群众欢迎。大家都觉得李翼龙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他的支持率突然间大幅上升，这让李翼龙特别有成就感。刘项武也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这两天已让项目部抓紧报批、实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月左右就可举办开工仪式了。

第三十章

254

念念再也无心唱歌了，她急忙给对方发短信：芷兰是我妈妈。我妈已去世了。请问您到底是谁？您在哪里？您一定知道我爸我妈对吧？您一定知道我爸在哪里对吧？求你打开手机和我通话好吗？

念念不停地拨打对方号码，但对方一直关机。念念接连不断地发短信，请对方开机或回复，但等了很久，对方一个字也没回。

第三十一章

262

陈锐对艺术团阵容非常满意。“人在他乡”演唱大赛的冠亚军都被聘用了。郑岷又从应聘者中招来了三位专业歌手，还和陈锐一起，临时组建了“白领女孩”、“异乡人”和“梦想快车”三个演唱组合。这么一搞，艺术团歌队的整体实力，不知要比南江歌舞团高出多少倍。

舞蹈演员大部分是从歌舞团跳槽来的。这帮孩子一过来，李翼龙的“打工者之歌”只有提前谢幕了。

第三十二章

272

赵老板说：“好。这个专辑里甜歌快歌抒情歌都有，挺丰富的，就按这个方案做吧，把它做好，做细，做成精品。专辑做好后，要在宣传推广上下大功夫，一定要让念念的声音、形象、新闻在媒体上密集地、持续地出现。另外，还要安排念念多参加一些活动，多做嘉宾、多参加比赛，多拿奖、常拿奖、拿大奖。总之，要动用一切手段，让念念尽快红起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十三章

艳火歌舞厅浓烟滚滚，火舌纷飞。刘项武下来一看，酒店大堂和歌舞厅门口已乱成一团。数不清的顾客、小姐和服务员，正哭喊着往外逃命。歌舞厅的唯一出口已被挤倒的人封堵住，劲大的男人和女人奋力爬过人堆，不顾一切地往外挤、往外冲……

279

第三十四章

灯光下，念念美丽的脸上写满期待。陈锐低下头，轻吻念念的额头，轻吻念念的眼睛，轻吻她温热的泪和她滚烫的唇，吻得小心翼翼，生怕吓着念念。念念红唇微张，轻轻迎着陈锐。忽然，陈锐用力含住了念念花瓣似的双唇，深深长长地吻着。念念呼应着陈锐，顿觉天旋地转，时光倒流……

287

第三十五章

保安几脚就把瘸独臂踢走了。瘸独臂边跑边骂，骂冯源是个无耻小人，是个杀人凶手，骂得不堪入耳，一句比一句难听。念念实在听不下去了，一跺脚就往外面跑。陈锐赶快追上念念，问她去哪里。念念边跑、边哭、边说："我爸不是那样的！我爸不会杀人的！我要去问赵老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96

第三十六章

冯源很快被架上了救护车。荧光一样的警灯在闪烁，念念的哭声更响了："爸爸，你别走，你别走呀爸爸，你快看看你的念儿呀爸爸，爸爸！爸爸……"

303

电视里，郑岷哭了，陈锐哭了，围观的很多人都哭了。电视外，嘉琪哭了，笑死人和张雨声都哭了。只有李萍没哭，她"叭"的关上电视，大喊一声："哭什么？都回你们家哭去，又不是我死了！"

后记

307

第一章

1

这狗日的地方没有诗也没有爱情
春天早来了，依然看不见柳绿桃红
远方有一支火把，又向我热切召唤
给我一壶烈酒吧，我想独自去远行

我要等太阳下山以后再上路
夜行的时候，才没有五颜六色的梦
躲在暗处的野狼会不会突然向我扑来
不管它，我只想验证自己是懦夫还是英雄

山那边是海，但此去十万八千里
这一去定然是个血迹斑斑的行程
好在有一条花斑蛇与我拥有同样的欲望
我要带着它，做一次潇潇洒洒的远行

这个世纪的某个午后，天气不错，陈锐将这首新写的小诗往网上一传，背起吉他就出远门了。

晚上九点多，《巴蜀都市报》最有名的美女记者张雅荻在天涯社区读到了这首壮士断臂似的小诗，心里“格登”一惊。她忙把一双漂亮的脚丫子从电脑台上搬下来，然后抓起手机就给她上司的上司的上司发了一条短信：老大，我可以负责地对你说，那小子跑了……

2

三月初，北方还是春寒料峭的，南江两岸已是春江水暖花满枝了。姑娘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换上鲜亮、时尚的夏装，在这座斑斓的、开放的、时尚的大都市里，在灿烂的阳光下、在缤纷的夜色里，恣意展示自

己的美丽。

南江火车站人潮汹涌，陈锐从臭烘烘的人潮里硬被挤了出来。一出站口，扑面就是流光溢彩的夜空、明亮如昼的广场和黑压压、乌泱泱的人群。“狗日的，咋这么多人?”陈锐小声骂了一句。

尽管是人山人海，陈锐还是可以在那片潮水般的民工大军中被一眼认出来的。

陈锐一米八五。单凭这一海拔，在南方，在普遍偏矮的人群中就很醒目了，偏偏还披散着一头长发。这份酷容让他愈加显得鹤立鸡群。

再看衣装。与当地人的短衫、短裤相比，民工们身上的毛衣已显得十分多余，而陈锐的黑毛衣外，居然还套着一件红色皮衣！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行李箱拖在身后。一把黄色皮套的吉他斜挂胸前。一条打满补丁和银钉的牛仔裤，下面是美军虐囚时穿的那种大头皮鞋。这个装束显然与众不同的酷哥，一出站，立马就吸引了无数道目光。

“老板，到我们那句虚（住宿）啦，部队招待所啦，基（只）要五习门（五十元）啦，学雷锋的价啦，南江最低的啦。”一个头上有块刀疤的瘸腿独臂老男人，手拿一个住宿招待牌，一瘸一拐地追着陈锐热情推介。

陈锐劈头就问：“能洗澡吗？远吗?”

陈锐早已大汗淋漓。现在对他来说，最要紧的就是马上找家旅店，洗掉一身臭汗。

“能洗啦老板！不远啦老板。”瘸独臂连忙绕到陈锐面前，极热情地介绍，“放心啦老板，我们那有空调有彩电啦，有热水有盒饭啦，又卫星（生）又方便啦，还有，嘿嘿……”瘸独臂忽然压低声音，凑近陈锐说，“还有大把靓女啦老板，有系川（四川）重庆的、服南服北（湖南湖北）的、江西安飞（安徽）的、东北西北的啦，又漂亮又性感的啦，又虚服（舒服）又保险的啦老板。”

瘸独臂像背书似的，一口粤北加湘东口音，的啦的啦地滔滔不绝。陈锐一听是个皮条客，就不想再搭理了，他拉着箱子径直往前走。瘸独臂仍不死心，还是连瘸加拐地跟在后面追。陈锐回头看了看那个又老又残的瘸子，心里有点怜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元纸币，又把车上吃剩的水果、饮料、方便面全都给了瘸子，然后拉起箱子又往前走。瘸独臂甚是感激，对着陈锐的背影直喊：“老板，你真系好人的啦！好人一星（生）平安的啦老板——”

3

甩开那个瘸独臂，陈锐热得实在受不了了。他赶忙放下吉他，脱下皮衣，拉开毛衣，不停地擦汗。

这时，一位下身短裤、上身背心的女孩笑吟吟地朝陈锐走来了。陈锐想，八成是来揽生意的野鸡。早听说南江的性工业发达，果然名不虚传。

“Hi!”女孩主动和陈锐打招呼了。

陈锐热得心烦，根本不想理那女孩，心里暗骂，真他妈的贱，都卖到广场上了，什么破烂玩艺儿?!

“Hi!”女孩又叫了一声。

陈锐恼了，冲那女孩就是一嗓子：“滚!”

那女孩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两眼一亮：“陈……锐？天哪，真是你啊?!”

陈锐也愣住了。抬头再看，眼前是一张清纯、姣好的脸，一双圆圆、好看的眼，还有一脸惊喜的笑。

陈锐觉得这张脸特别熟悉，但大脑瞬间短路，就是想不起来。陈锐挠着头问：“你是？对不起，我……”

女孩上来就是一拳：“我你个头，你个死刀螂！螳螂的螂，蟑螂的螂，屎壳螂的螂!”

一听这串既亲切又特别的昵称，陈锐立即明白了：“凯昕？你怎么到这来了?!”陈锐两眼兴奋得直放光。

“靠，我还纳闷呢，你怎么在这里？看你这身行头，去南极慰问演出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凯昕指着陈锐，一边捶打他的胳膊，一边肆无忌惮地笑。

4

刘凯昕是陈锐的大学同学。同校不同班。陈锐学作曲，兼修音乐制作，大本。凯昕学编舞，大专。两人常在学院举办的活动中有些合作。凯昕每次想编个舞蹈，总爱找陈锐给她写音乐或编音乐。一来二去，两人就很熟了。那时候，两人的心思都在学习上，尽管接触不少，但也没擦出火花。陈锐同宿舍的那些兄弟有的替陈锐着急、有的羡慕得干着急、有的骂陈锐不给作曲系争气、有的甚至怀疑他生理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陈锐也不恼，任由大家胡说八道。毕业后，陈锐和凯昕各奔东西，两个人从未联系过，这次在火车站邂逅，纯属天意。

在音乐学院，凯昕是大家公认的头号校花。大家都说，与她相比，声乐班的那些大嘴美女，简直就是农村大妈。有一阵子，一段校园小民谣曾经在音乐学院广为流传，其中有几句说：“不怕飞机大炮，就怕凯昕微笑，一旦迎面看到，四年睡不好觉。”由此可见凯昕当时的魅力指数。

凯昕的美是那种健康的、阳光的美。一米六六的标准身材，曲线玲

珑，凹凸有致。典型的瓜子脸，皮肤白净得可以为玉兰油代言。一双电眼比黑水晶还亮，睫毛扑闪闪的，大学两年，不知电死多少个多情男生。最迷人的还是她那副灿烂的笑容，小嘴一弯，朱唇一启，两排皓齿如玉，冲你一笑，让你如沐春风、如浴阳光。

南江市区夜色如画，灯火辉煌。干道两旁高楼林立，楼顶霓虹闪烁，楼身流光溢彩，楼下火树银花。路两旁，礼花灯、椰树灯、满天星等各种各样的景观灯五光十色、争奇斗艳，绽放在不眠的夜里……

此刻，凯昕正驾着她的红色宝来 1.8T 飞驰在灯海车河里。凯昕今天扎着个马尾，模样很清纯。上身一件浅黄色的羊绒小背心，上缀一些晶光熠熠的碎宝石，做工十分精致，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

车外美景，车内佳人，陈锐看得有点傻。特别是凯昕开车的优雅姿态，既赏心又悦目，陈锐看着看着就走神了——这丫头原来这么好看，在学校我怎么没有发现呢，陈锐出神地想。

“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啊？”凯昕笑骂。

陈锐连忙灌了一口矿泉水，一边掩饰自己，一边嬉皮笑脸：“嘿嘿，看美女开车，养眼，养眼。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你这丫头 20 刚出头就有车了，我都快 30 了，还是一无所有。可见世道不公啊。”

凯昕一笑：“怎么？还愤世嫉俗呀？谁让咱是美女呢？”

陈锐歪着头看着凯昕，忽然一脸坏笑：“大美女，从实招来，这车是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挣来的，还是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骗来的？”

凯昕一嗔：“你狗嘴里还是吐不出驴牙！快给本小姐汇报一下，毕业后你去哪里鬼混了？”

“我能去哪鬼混？我想当腐败分子也没机会啊。毕业后，我先去了老家那个歌舞团。团里一穷二白，什么事也没有，每月几百块钱，没劲，干了三个月我就跑了。后来朋友介绍我到上海一家唱片公司打了一年多工，在那既写歌又编曲，既当编辑又当监制，还做录音师。”

“嗬！大拿呀！挺好啊。”

“是挺好的，可惜好景不常，老板吸粉吸过量了，死了，公司关门大吉，我也就失业了。春节前我回老家玩了一个多月，过完节哪也没去，这不，我现在走投无路，来南江投奔你了。”

“呵呵，投奔我？鬼才信呢。哎，听说上海滩美女如云，你在那一年多，也没弄出什么刻骨铭心、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啊？”凯昕想知道陈锐是否还是单身，故意这么拐弯抹角地问。

陈锐还是嘻皮笑脸地：“我倒是做梦都想啊，可我穷得连个车轱辘都买不起，谁愿意跟我瞎混啊。再说了，我和你这个大美女在校三年都没能比翼双飞，哪能一出校门就和谁海誓山盟。打死我也不能做那种让你痛不欲生的事啊。”

“啊呸！你想得美。”凯昕一拳横过来，嘴上在骂，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陈锐看凯昕专心驾车，半天没吱声，就问：“大美女，你光审我了，你这年把去哪坑蒙拐骗了？”

“呵呵，我能骗谁？我一直在我爸的歌舞厅帮着编点节目，有时陪我爸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吃吃饭。好无聊啊。我爸怕我一失足成千古恨，白天黑夜管着我。家里不装电脑，连网吧也不许我进。我经常就这么一个人开车瞎转，没想到今天碰上你了。哎哎，你还没说呢，你来南江到底是干什么的？”

“真想知道？”

凯昕还是笑：“废话！”

“好吧，那就不保密了。”陈锐故意干咳了一声，然后慢悠悠地说，“敝人现在的身份是南江歌舞团的专业创作员。作词、作曲兼音乐制作，今天是来你们南江歌舞团报到的，没想到吧？”

“真的？”凯昕高兴地叫起来，“快说说，他们怎么会要你的，听说很多人想进都进不去呢。”

“切！我还不想来呢。我老家的《巴蜀都市报》你知道吧，发行量大得很。春节前，我和他们老总谈了一个举办一场华西原生态歌手大赛的想法，他们特感兴趣，想联合西南、西北五省四区电视台一起大做特做呢。让我做啥知道不？说出来别吓得你换错了挡——让我做大赛的执行总监，还兼评委。牛吧？嘿嘿，要不是你们南江歌舞团那个郑团长三番五次地打电话让我来，我这会儿可能已是老家的新闻人物了。”

“你怎么还那个德性？你要是不吹牛不会半身不遂吧？快说，歌舞团怎么看上你的？”凯昕笑着催。

“跟你说，还真不是吹。上个月，南江歌舞团在《南江都市报》刊登广告，公开招聘作词、作曲和 MIDI 制作。我那天喝得有点高，大脑一热，就给他们寄了一封自荐信。我说，招那么多人干吗？多费钱啊，有我一个就够了；登那么多大广告干吗，寄张机票来，我去就行啦。我把自荐信和我的作品小样寄出后，也没当一回事。哪知上个星期，他们团长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对我很满意，非让我过来不可。还说有一套崭新的 MIDI 设备和一间录音棚供我使用，还说可以给我弄个高级职称什么的。我一听就晕了，什么高级职称我真不在乎，那玩艺早不值钱了。但那套 MIDI 设备和录音棚，对我吸引力太大了。你想凯昕，我怎么也算个音乐人吧，我做梦都想有一套 MIDI 玩玩，现在连录音棚都有了，我能不动心吗？再说了，你们南江是流行音乐的发源地，我来这里肯定比在四川有发展吧。没准哪天我也能扬名立万，成为一个著名音乐创作人、唱作人兼制作人呢。所以，我没怎么多想，买张车票就来了。”陈锐得意洋洋，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上面的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